

应该记住他们

■郭华

秀等200多人。日军从辛集、故城、枣强、龙华等地，通过火车、汽车调运来日伪军2000多人，对五分区与会人员实施合围。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会议当天晚上，全体人员即转移到石德路南的小白庄；29日晚又转移到枣强县霍杨庄，还是未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交火后，赵义京沉着指挥大家突围。30日下午2点左右，突出重围的赵义京、陈耀元与地委书记李尔重等十几名同志冲到江官村北、清凉江南岸时，再次遇到了日军骑兵，当即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赵义京夺了一把东洋刀，一口气砍杀了六七名日军，但自己也被刺伤。警卫员要背他后撤，他把文件包递给警卫员：“不要管我，快把文件带出去！”警卫员只好含泪离开。赵义京在指挥重新突围时，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壮烈殉国。

和赵义京一起牺牲的还有副司令员陈耀元。为了纪念两位烈士，经上级批准，枣北县改名为“赵陈县”。

二

整整40年之后，我在衡水地区做共青团工作。枣强县团员、青年自动捐资，在当年赵义京和陈耀元烈士殉难之地，修建纪念碑。也是在这里，我搜集所有能找到的赵义京烈士的资料，追寻他短暂一生的脚步。

他是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已是一名优秀的红军营长，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他随八路军第129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8月，第129师东进纵队在衡水、武邑、景县一带，收编了以华北人民抗日联军3个支队为骨干的群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建立了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并任命其中最大的一个支队首领葛贵斋为司令员。第五军分区能否巩固并打开抗战局面，关键看能否尽快改造好这支武装力量。为此，冀南军区请求师部派一位得力干部前来。这时，刚随刘伯承师长来到冀南的第129师师部作战科科长赵义京，成为最佳人选。

那是一个烽火遍地、“诸侯”蜂起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南逃了，日本鬼子还没有完全占领冀南。所以，一些有民族正义感或者没有正义感，但手里有杆枪甚至连杆枪也没有，只是企图浑水摸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树起招兵旗，自称“司令”或“县长”。我们那个不足20万人的小县，最多时居然有5个司令、3个县长。

景县人葛贵斋就是那个背景下的一个司令。与其他地方武装不同的是，不仅葛贵斋本人有正义感，他的军事刘更是很早就受到了我党的影响，要求进步，真心抗日。另外，当时共产党人刘建章受组织委派，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名义回到冀南开展抗日活动。葛贵斋的队伍在被冀南军区收编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刘建章领导的改组。尽管如此，他们的政治素质、思想作风，特别是旧习惯，是不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的，这一点赵义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五分区机关驻在武邑县县城南关，他带了一个警卫连走马上任。到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

是，五分区干部、战士的伙食不一样，干部吃白面，战士吃小米。赵义京当即宣布：“随我来的这些干部战士，不分等级，一律吃小米！”

上任伊始，赵义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部队，什么是八路军的作风。而且他始终严于律己。他牺牲的那一年正是冀南大旱，不仅战争环境空前残酷，生存环境也到了饿殍遍野的地步。从春秋8个月没有下雨，颗粒无收，他和战士、群众一样吃糠咽菜，甚至用树叶充饥。由于工作繁忙，又缺乏营养，赵义京身体虚弱，浑身浮肿。同志们心疼他，用6斤小米换了一只鸡，要他补补身子。他坚决不肯，硬是把鸡退了回去。

赵义京知道，要想让这支队伍脱胎换骨，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红军的优良传统改造部队。为此，赵义京首先在分区领导层统一了认识，然后着手建立各级政工组织。政工人员深入到连队，把思想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他还亲自给干部、战士讲课。这位抗大毕业生才识过人，视野开阔。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全国抗战形势、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被他讲得幽默风趣、深入浅出。一腔热血的战士们，过去哪里听过这么深刻的道理，而这些道理从赵义京口里讲出来，他们听得入耳入脑，部队的政治面貌日新月异。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刘建章同志的家乡担任县委书记。这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的老共产党员，当年单枪匹马回冀南，成功地改组了葛贵斋的队伍后，出任冀南五专署专员。我去看望他的时候，老人几乎每一次都谈到赵义京。他说：赵义京同志非常优秀。因为他脚很大，开始战士们叫他“赵大脚”。听他讲过课之后，一致管他叫“大学教授”。

1939年夏天，正是麦收时节，敌人十分猖狂，肆无忌惮，频繁出动抢粮，赵义京决心要教训一下敌人。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他深知这一仗必须巧打。他率4个连队预先埋伏好，然后派县大队前去诱敌，敌人果然尾随而至。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部队的射程，赵义京一声令下，4个连队和县大队一齐开火，敌人丢盔弃甲，狼狽逃窜。这一仗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夏收，而且证明五分区的部队已经成为一支拉得出、打得赢的人民子弟兵。这支队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越战越勇，不仅成为五分区军民的主心骨，还先后5次成建制向上级正规部队输送力量。

赵义京率领第五分区的指战员打了许多恶仗，胜仗，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扫荡”。战士们信服他，愿意跟着他打仗。老百姓赞颂他，到处传说着他的英雄事迹。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到夏天的夜晚，家乡街头乘凉的人群中，赵司令依旧是久说不衰的话题。

三

青年朋友们捐资修建的纪念碑落成那天，我参加了他们的集会。许多应邀参加集会的八路军老战士，抚摸着纪念碑热泪盈眶，他们不停地念叨：司令员，后人还记得你们！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起源于山西省繁峙县的滹沱河，流经河北省平山县，在太行山余脉拐了个弯，环抱起一个静谧的村庄，这就是西柏坡。72年前的3月23日，滹沱河畔阳光明媚。这一天，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72年后的夏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应邀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红色采风活动。

我们乘车飞驰在通向西柏坡的高速公路上，不一会儿就到了心驰神往的圣地——平山县西柏坡。抬眼望去，满眼青翠，前临碧波荡漾的西柏坡湖，后倚满坡翠柏、松涛阵阵的西柏坡岭。进入这里，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惬意，使我们感受到一种返回精神家园的亲切和熟悉。那天，西柏坡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有的在5位书记铜像前敬献鲜花，虔诚鞠躬，以示缅怀思念；有的凝视雕像，伫立良久，沉思不语；有的高唱革命歌曲，朗诵诗歌，歌颂领袖的丰功伟绩；有的拍照留念……此情此景，使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戴克家的铿锵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吃水不忘打井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我行走在西柏坡湖畔，依次参观西柏坡纪念馆、中共中央旧址区等10余处纪念场所时，我心潮澎湃，激情满怀，似乎感觉到她们就像一座座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矗立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我的思绪也不由得飞向那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

走进农家小院，在毛泽东旧居石磨前，导游讲了一段趣事：1948年5月下旬，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住在房东阎家朝家。当得知警卫战士为了保持院落清洁，要把猪圈、磨盘一起拆掉时，他深情地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不要拆，我们走后，将来老乡还是要用的。谁想到日后的果树下、磨盘旁竟成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谈重要事情的地方。因此，西柏坡便有了“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的佳话。

在西柏坡纪念馆，当讲解员讲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时，我不由得心潮起伏，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里，毛泽东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指挥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大小战役24次，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定了中国革命必胜的命运。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等20余篇光辉著作，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完善。

西柏坡岭上石刻园，红瓦盖顶、白墙合围，绿树掩映、墨宝荟萃。题词中有的回忆当年难忘时刻，有的抒发对西柏坡的眷恋之情，有的赞誉西柏坡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当我看到黄镇题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时，精神为之一振。从南湖红船到秋收起义，从井冈山斗争到遵义会议，从延安岁月到解放战争，这些革命往事，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1948年4月，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叶剑英率中央后委也同期到达，分开了整整一年的前委、工委、后委又会合到了一起。当年5月27日，毛泽东乘车抵达西柏坡。至此，中央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西柏坡这个小山村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在西柏坡纪念馆第六和第七展室之间，一条刻着37封电报的长廊吸引了我的目光。触摸墙壁上的电文，耳畔仿佛响起此起彼伏的发声声。70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发声声把一次次的战略部署从西柏坡传递到大江南北的各大战场上，掀起了大决战的高潮。

参观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坐上了返京的汽车。回头望，滹沱河水潺潺，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永远说不完的故事。群山与翠柏也仿佛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西柏坡永远保存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绵延着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

滹沱河畔不朽的丰碑

■洪鸿

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时，精神为之一振。从南湖红船到秋收起义，从井冈山斗争到遵义会议，从延安岁月到解放战争，这些革命往事，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1948年4月，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叶剑英率中央后委也同期到达，分开了整整一年的前委、工委、后委又会合到了一起。当年5月27日，毛泽东乘车抵达西柏坡。至此，中央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西柏坡这个小山村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在西柏坡纪念馆第六和第七展室之间，一条刻着37封电报的长廊吸引了我的目光。触摸墙壁上的电文，耳畔仿佛响起此起彼伏的发声声。70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发声声把一次次的战略部署从西柏坡传递到大江南北的各大战场上，掀起了大决战的高潮。

参观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坐上了返京的汽车。回头望，滹沱河水潺潺，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永远说不完的故事。群山与翠柏也仿佛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西柏坡永远保存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绵延着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

怀揣一颗初心，一路赶考，时时刻刻想着把最满意的时代答卷交给人民

一根灯芯

■李兆军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办公晚上，仅用一根灯芯

警卫员偷偷添上一根让毛委员办公看得更清晰毛泽东却毅然别去一个加上，一个别去看似微不足道却蕴含着位领袖与人民的距离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井冈山

■郑万明

一支支收归来的军队和一支从战场撤离的军队选择在这里相会

镰刀，锤头，钢枪在群山环绕的大山撞击红色信仰的集结号

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西柏坡到天安门，共产党人



太行(中国画)

李连志作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

一

小时候，村子里的小学没有五六年级，需要到邻村读“高小”，上学来回走过京(北京)大(大名)公路。路南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形沟壕，沟壕里面是同样圆形的土墙遗址，那是当年日本鬼子的炮楼。老人们说，就在炮楼西面不远处，八路军打过一次非常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一百多个日本鬼子，指挥战斗的是八路军的赵司令。

这个地方原本是没有炮楼的，因为赵司令指挥的伏击战把鬼子打怕了，鬼子才在这个地方修了一座炮楼。

放学时，每当走到炮楼附近，我总要停下来，以我从电影里、课本上和连环画中看到的抗日战争的情景，想象着那次伏击战。久而久之，我甚至懊悔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赶上抗日战争。如果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会从敌人手里夺一支枪，隐藏在公路旁边，只要有鬼子走过，一枪消灭一个……说不定还能动员小伙伴们成立一个游击队，然后一起去投奔赵司令。

成年之后才知道，赵司令叫赵义京，是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发生在我们村口的那次伏击战，是在1940年6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前夕，日伪军加紧修筑德(州)石(家庄)铁路，企图以此切断冀中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7月初，抗日军民在7日之内，将景县南部青兰附近的路基全部破坏，同时还破坏了5条公路。敌人为了保护铁路，并报复抗日军民的破路行动，出动了大量兵力进行“扫荡”。赵义京接到内线的相关情报后，于7月25日夜，率分区武装会同军区第25团，埋伏于武邑、衡水间的苏正、苏义地区。次日凌晨，驻衡水日军川井大队100余人来犯。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遭到劈头盖脸的猛烈打击，没等醒悟过来，即全部被歼。战斗中，赵义京与25团团长李林、身先士卒，挥舞着战刀冲到马拉的火炮前，连连砍倒敌人，夺得大炮。战斗仅用9分钟便告结束，缴获战马9匹、火炮一门、机枪两挺。这次战斗被第129师评价为“创造了在平原地区迅速、干净消灭敌人的伏击战的范例”，并受到八路军总部通报嘉奖。

我也是成年之后才知道，战争并不是童年时想象的那样好玩，那样简单，那样可以随意自我表现。它比任何残酷的描述都更加残酷，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流血和牺牲。

1943年，冀南的抗日斗争形势空前严峻。遵照上级指示，第五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暂时撤到了太行山区。赵义京和副司令员陈耀元带领少数部队留下来，继续坚持敌后斗争。8月27日，第五军分区和地委在武邑县城东律寨村召开开会，研究、部署反“扫荡”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第五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李尔重、专员任仲夷、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参谋长陈明义、武装科长牟海

心愿

■鲍平

意，你们不要嫌少啊！”大伯停了片刻，语重心长地说：“这次见到你们这么多儿孙辈，我很高兴！你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农民……都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靠自己劳动吃饭，我很欣慰。现在，我已89岁，没有能力再为人民服务了。因此我想，如果我走了，给老家捐点钱，栽几棵树绿化荒山，为这个尘世留点绿荫。”

听完大伯的话，我们紧紧攥着红包，瞪大双眼，谁都没说话，可谁都有一肚子话在心中汹涌澎湃。我说：亲爱的大伯，您的钱应该留给自己多享几天福啊！您上世纪30年代在延安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对日反“扫荡”、百团大战，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过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您服从党组织安排，撤下妻儿只身投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这时，大伯的儿子小心翼翼地说：“您有这个心愿，我们完全赞同，但希望是在您和妈妈百年以后。”

大伯听了儿子表态，笑着对我们说：

“早些年，我和你们大伯工资不高，要养活三个儿子，还要定期给你们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寄生活费，也要时常周济老家经济困难的亲戚，手头一直很拮据。那时，你们大伯想要回报生他养他的故乡，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直到你们相继成家立业，老家农村的亲戚们也在国家的好政策下逐渐奔小康了，我们才慢慢积攒了一点钱。倘能在故乡做一件小事，为故乡的荒山栽几棵树，也算聊以慰藉你们大伯几十年的思乡之情。”

听了大伯的话，我忍不住眼眶一热。望着身穿老式中山装的大伯和满头银发的大娘，我哽咽着问：“大娘，您这件灰色运动衣有些年头了吧？”大娘笑着说：“这是我大孙女高中时穿的，她要扔，我瞧着挺好就留下了。”我说：“大侄女今年30多岁了，这件衣服别说也有15年以上了。不过，您穿着挺精神！您心里有光，穿啥都好看，是我们眼里最美的大娘。”

聚会结束，我们牢记大伯的教诲。可没过多久，突然传来大伯去世的噩耗。那一天，他老人家赠给我们的红包，仿佛余温尚存。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2010年国庆，我父辈中健在的兄弟和他们的儿孙，整个家族50多人，在大伯的召集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参加了一次隆重的家庭盛宴。所有亲属的住宿都是大伯的儿子安排的，大伯还让他组织亲属们爬长城、游香山、逛清华园，领略文明古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厚重的文化气息。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也非常骄傲——有这样一个大伯真好！

离开京城的前一天，众亲属又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团圆饭，我们都激动得泪光闪闪，饭后还照了一张意义非凡的全家福。大伯、大娘和叔叔端坐在前排，子孙们围绕在身后，仿佛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离别在即，大伯把我们召集到跟前，笑盈盈地说：“有些儿孙辈，我还是第一次见，给大家发个小小红包略表心



长征

第5273期